

文心管窥

王少良 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王少良 著

文心管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心管窥/王少良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
2006.10

ISBN 7-207-07156-6

I. 文... II. 王... III. 文心雕龙—研究
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3046 号

责任编辑:孙国志

装帧设计:罗悦铭

文心管窥

王少良 著

出 版 者	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通讯地址	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邮 编	150008
网 址	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印 刷	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·印张 10.375
字 数	250 千
印 数	1-1500
版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207-07156-6/K·813

定价:22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《文心雕龙》书名含义及全书的理论构成/1

- 一、《文心雕龙》书名的含义/1
- 二、《文心雕龙》的著述性质/11
- 三、《文心雕龙》文论体系的二重性建构/17

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本原理论/23

- 一、文学本原理论的提出/23
- 二、文学本原论与文艺本质及功用观/31
- 三、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的文学本原论/37

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理论纲领/52

- 一、什么是“文之枢纽”? /52
- 二、“文之枢纽”五篇篇旨及内在关系/57
- 三、“文之枢纽”的理论归结点/70

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体制研究/78

- 一、原始以表末/79
- 二、释名以章义/83
- 三、选文以定篇/85
- 四、敷理以举统/87



五、刘勰文体研究的历史继承性/89

六、刘勰论文体侧重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/95

《文心雕龙》的创作思维论/100

一、“神思”的形象思维本质/100

二、《神思》“虚静”说/109

三、“神思”论的理论新贡献/117

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特征论/127

一、刘勰以前对“文”及文学的认识/128

二、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/132

三、形象创造的表现手法/136

四、以少总多的形象意蕴/145

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风格论/151

一、因性立体的风格生成论/151

二、体类万殊的风格形态论/156

三、即体成势的体势风格论/160

四、体因名理的文体风格论/164

五、文随世变的时代风格论/168

《文心雕龙》“风骨”论的美学思想/173

一、“风骨”的美学释义/173

二、“风骨”与“风格”/184

三、“风骨”与“养气”/190

四、“风骨”与“建安风骨”/196



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“通变”论/201

- 一、文体规格与通变法则/202
- 二、“宗经”观念与文学“通变”/207
- 三、古今关系与文学的历史发展/212
- 四、雅俗关系与文学风格的演变/215
- 五、文学通变的原则和方法/218

《文心雕龙》的“情采”论/222

- 一、“情采”范畴与创作——“主客体”的对待关系/222
- 二、“情采”范畴在书中的具体应用/227
- 三、“情采”论的理论纲领作用/237

《文心雕龙》论文学语言的形式美/241

- 一、宫商谐适的音律美/242
- 二、均比双辞的对整美/247
- 三、字体筑型的文面美/252
- 四、体道宗经的素懿美/258

《文心雕龙》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/263

- 一、作家创作的感物而动/264
- 二、文学风貌的时代特征/270
- 三、文学发展的依时递变/280

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赏评论/286

- 一、文学赏评的宗旨/287
- 二、文学赏评的方法/292
- 三、文学批评的标准/296



四、批评者的主观立场/300

五、批评鉴赏的主体条件/304

《文心雕龙》的作家修养论/308

一、作家的政治器识/308

二、作家的道德心胸/313

三、作家的学识积累/317

四、作家的艺术修养/321

后 记/325



《文心雕龙》书名含义及全书的理论构成

一、《文心雕龙》书名的含义

对于《文心雕龙》的书名,作者刘勰在《序志》篇中只是简要地解释了“文心”与“雕龙”各自的出处,至于两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,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对全书的内容有怎样的括示性,他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,而后人恰恰就在这个问题上理解不一,产生了许多分歧。对于《文心雕龙》书名的理解,并不仅仅是对这四个字作何译解的问题,它实际上还涉及到对该书的性质和基本论文观点的理解,所以我们有必要以对《文心雕龙》书名的诠释为视点,透过书名这个窗口来揭明作者寓于书题当中的论文主旨。

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是作者的自序,开篇即解释书名云:“夫文心者,言为文之用心也。昔涓子《琴心》,王孙《巧心》,心哉美矣,故用之焉。古来文章,以雕缛成体,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?”这里所说“为文之用心”,是指作家在创作中的结构用心,而不是指作者本人著《文心雕龙》的著述用心。这一说法,刘勰是从陆机《文赋》中转用过来的。《文赋》以艺术构思为中心,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文学创作的系列过程,其正文前小序有云:



余每观才士之所作，窃有以得其用心。夫放言遣辞，良多变矣。妍蚩好恶，可得而言，每自属文，尤见其情，恒患意不称物，文不逮意。盖非知之难，能之难也，故作《文赋》，以述先王之盛藻，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，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。

陆机《文赋》以总结前人写作经验来提出创作过程各环节的主要问题，因而它也是论“文心”的，只不过《文赋》论作家的创作过程比较简略，并未形成系统的条理，刘勰对此表示不满，认为其体例“巧而碎乱”，而他作《文心雕龙》则要“振叶以寻根，观澜而索源”，从文学的本原上着眼，进而分门别类地探讨各体文章的写作规则和文章写作的一般通则。从论文的写作目的上来看，《文心雕龙》确实是本着《文赋》的论文宗旨而来，又达到了著述体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，故此清人孙梅《四六丛话》说：“按士衡《文赋》一篇，引而不发，旨趣跃如。彦和则探幽索隐，穷神尽状；五十篇之内，百代之精英备矣。”^①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文德》也有评论说：“古人论文，惟论文辞，刘勰氏出，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。”^②陆机谈他作《文赋》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作家创作中出现的“意不称物，文不逮意”的问题，他论创作构思过程就是以物——意——言三者关系为基准来展开论述的，包括“选义”和“考辞”两方面的结构安排在内。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也是围绕着文质符称、情辞统一的宗旨而展开论述的，它的论文基准和评文标准也确定为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范畴之内。《文赋》称：“譬澄心以凝思，眇众虑而为言”，“理扶质以立干，文垂条而结繁”。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云：“意授于思，言授于意。密则无际，疏则千里”；《情采》篇亦云：“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；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，此立文之本源

① 孙梅：《四六丛话》，商务印书馆万友文库本，1931年。

② 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二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


也。”这表明作家“为文之用心”就是整个的创作构思，原本不是指写作某个单一的方面，而是对整个创作环节的通盘考虑。

从《序志》篇交代的文字来看，“文心”就是《文心雕龙》本书称名的核心词语，刘勰自己就称这部书为“文心”。《序志》说“盖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骚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”这个“文心”就是书名。《文心》犹如《琴心》《巧心》一样，单独即可标明该书的名目，二字括示书题含义已经完足，然而刘勰又拈取“雕龙”附着在“文心”的后面，这是对“文心”作比喻性的说明。“文心”是指文章构思之用心，那么“雕龙”则就是对这种构思方式的形象譬喻，两者放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对其理解为“文心”如“雕龙”，即是说为文的构思应该像雕刻龙纹那样加以精心描摹和严格推求。“雕龙”在书题里本是一个典故的运用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称：“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；奭也文具难施；淳于髡久与之处，时有得善言。故齐人颂曰：‘谈天衍，雕龙奭，炙毂过髡。’”《史记》裴骃集解引刘向《别录》说：“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，天地广大，尽言天事，故曰‘谈天’。驺奭修衍之文，饰若雕镂龙纹，故曰‘雕龙’。”驺衍为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者，其学说推广天地，“深观阴阳五行消息”，本具迂大而夸诞的特点。王充《论衡·案书》说：“驺衍之书，无实是之验，华虚夸诞，无审察之实。”驺奭属阴阳家，位于齐稷下先生之列，生平的主要事迹就是“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。”所谓“修衍之文”、“饰若雕龙”，固然指的就是修饰润色文章的辞采，然而修饰其辞的同时，也必然会增饰其说，驺奭在驺衍学说的基础上缘其意而增其辞，这就把原有的思想和观点加以细密化和学理化了。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篇称：“事类者，盖文章之外，据事以类义，援古以证今者也。”典故运用在文中，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，一般都是用来类事证理的，即征引前言往事以对表述对象作出某种角度的印证说明。“雕龙”之于“文心”恰恰就处于这样一种关系，它以“雕龙”的手法作比



喻,说明做文章也像雕刻龙体那样,既要着眼骨体,还要细琢龙纹。由于《文心雕龙》一书的论述对象是各体文章,而刘勰所处的时代,人们很注意从形式美的特点上来认识文学及文章,所以他在“文心”其后又附以“雕龙”二字,取其增饰、修炼之意来形容文章写作构思的情状,这也是对文题的一种美饰。既往的研究者常常只注意考求“雕龙”一语在原典当中的意义,或搜求其他典籍中相类的说法旁加资证,而没有考虑著者取用的方式和用以括示书题的用意,仅仅关注原典出处的含义,这并不一定符合书题用法的实际。一般情况下,书题的用语是一个凝缩的句式,它并不一定按照常规语序来表述,其中的词语常常结成不同的支配或限定的关系。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是一个修饰语后置的句式结构,两者处于主从关系,“文心”是中心词,“雕龙”从中心词的后位作以限定,采取援古喻说的方式对“文心”作辅助性说明,表示作家的为文之心本来也就是一种美心美文的建构。这样来看,“文心”就是做文章,而加上“雕龙”,就是精美地做文章,实际意思可以将其译为“文心华彩”,表明作家具具有求美的创造之心,为文之心是美的创造。在刘勰之前或之后都有人用“雕龙”称赞一个人善于写文章,这表明“雕龙”本身亦可以代指作文之术。《后汉书·崔骃传》:“崔为文宗,世禅雕龙”。又江淹《别赋》有“赋有凌云之称,辩有雕龙之声”的句子。这里出现的“雕龙”都指整体的文章写作才能。“文心”与“雕龙”两者的基本含义都是就文章的写作用心来说的,而后者则是一种美饰性的说法,是对作者的写作提出的一种美学要求,但这并不表明“雕龙”仅仅是就语言修饰的角度来使用这个术语的。

对于“雕龙”,不应仅仅作雕画辞采来理解,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把“雕龙”理解到形式雕琢方面上了。许多人根据《序志》篇“古来文章,以雕缛成体,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”的说法,将“雕龙”转释为“雕缛”,认为是指形式缛采而言的。但是如果说“雕龙”就是缛采,而刘勰又正面肯定了“雕龙”的作用,这又跟刘勰在



书中论文反对雕琢辞采的主张产生矛盾了。有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,便主张对“雕龙”与“雕缋”的关系作一层限定,说刘勰肯定文辞雕饰,但又反对过分的雕饰文辞,采取的是持中的观点。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解释“古来文章,以雕缋成体”说:“此与后章‘文绣鞶帨,离本弥甚’之说似有差违,实则彦和之意,以为文章本贵修饰,特去甚去泰耳,全书皆此旨。”^①黄侃的这段评语,表明他也是将“雕龙”作雕饰文辞理解的,所以当他看到这一点与刘勰反对辞彩雕饰的观点相矛盾时,便特作此提示,以防读者据此而对作者的文论思想有所偏解。其实,黄侃的这种调和矛盾的说法也是无力的,文章的形式雕缋同创作上的自然旨趣固然就是矛盾的,“去甚去泰”的“雕缋”还算“雕缋”么?刘勰十分重视文章自然精洁的篇体,《文心》一书中一贯的观点就是主张文贵自然,却不曾见他有什么提倡辞藻丽彩的主张。刘勰对文章的形式要素本并不轻视,《文心雕龙》中就设有《声律》《章句》《丽辞》等专门探讨形式问题的篇目,但是于这些篇目里却也未曾看到有什么提倡缋彩雕文的言论,刘勰在专门阐述文章的形式要素的时候,仍然没有脱离开《文心雕龙》全书所贯穿的自然旨趣,而他在某些场合曾使用的“雕缋”一词,其实也仅是借词转用,实义是指辞章之美。《情采》篇说:“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《序志》”所谓“古来文章,以雕缋成体”,当然也应该包括“衔华佩实”的经典之文在内,可以想见,刘勰是不会把“圣贤书辞”也归结为专事铺排词句或敷设辞采的。刘熙《释名·释言》:“文者,会集众采以成锦绣,会集众字以成辞义,如文繡然也。”文章的结成“因字而生句,积句而为章,积章而成篇”,其“宅情”、“位言”的过程本身就是在文意和文辞两方面同时推求的。解释“文心雕龙”书名,人们常套用哲学上的内容与形式范畴来理解两者的关系,这种思考方式自身也存在着矛

^① 黄侃:《文心雕龙札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,第217页。



盾。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,没有离开形式的内容,也没有离开内容的形式,两者是不能割裂开的。刘勰在《情采》篇中所使用的“采”的概念是从事物表里符称的“道”的自然属性中引伸出来的。《原道》篇云:“旁及万品,动植皆文,龙凤以藻绘呈瑞,虎豹以炳蔚凝姿;云霞雕色,有愈画工之妙,草木贲华,无待锦匠之奇。夫岂外饰,盖自然耳。”《情采》篇云:“铅黛所以饰容,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”刘勰认为自然界万物都以物文而显现道蕴,而在人文之初,圣人仿象天地制作经典之文,自然的瑞采就转为文章之辞采。“言之文也,天地之心哉!”文之彰采,原本就生于自然之素美,故《情采》称:“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:文附质也。虎豹无文,则鞬同犬羊,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:质待文也。若乃综述性灵,敷写器象,镂心鸟迹之中,织辞鱼网之上,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。”这里所谈文章之“缛采”,包括形、色、声、情的要素,皆本于《原道》篇旨而来,而非人工的饰美。在文学创作上,依附于内容的文采,就是指能使得文意完足、意蕴丰满的文辞表现形式。依此理解“雕龙”,它不是仅仅指文章的形式,而是文质相称的文章美。然而在学界也有人对“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”一句有不同理解。例如周振甫《文心雕龙选译》译为:“从古以来的文章,靠修饰和文采来构成,难道是效仿修饰语言有如雕刻龙纹一般的验奭吗?”此说又见吴林伯《文心雕龙义疏》,认为刘勰并不主张以“雕龙”的方式来组织文章,文章的“雕缛成体”本是自然而然的事。“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”一句是否定句式,意即写作不必取“雕龙”的作法^①。这样,“雕龙”在标题中的实际意义就更虚了。实际上“雕龙”并非贬义词,刘勰对“雕龙”也是正面肯定的。《体性》篇云:“童子雕琢,必先雅制。”雕琢辞章与典雅的体制并不矛盾,祛除诡异之体,是可以写出“雅丽黼黻”的篇章来的。

① 参见吴林伯《文心雕龙义疏·序志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645页。



《风骨》篇云：“若能确乎正式，使文明以健，则风清骨峻，篇体光华。”这里所说的华美的篇体就符合雅丽之标准。由此我们完整地来看《序志》篇“古来文章，以雕缛成体”这句话，刘勰是说历来的文章都以铺排文意、组织辞采的形式结构成文，所以接下来又说上一句“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！”意即不必非得像骏爽那样累积“群言”才算“缛体”。刘勰在其他篇目里也多次用过与“雕缛”相类似的评语。《诠赋》篇说“景纯绮巧，缛理有余。”东晋诗人郭璞有《巫咸山赋》《江赋》等作品，写景之中而理趣流溢，篇体构织得非常机巧，因而刘勰有此评论。《才略》篇说：“及乎春秋大夫，则修辞聘会，磊落如琅玕之圃，焜耀似缛锦之市。”春秋士人礼聘邻国，修饰辞令以不辱外交使命，这本也属于雕润辞章的手段。《情采》篇说：“正采耀乎朱兰，间色屏于红紫，乃可谓雕琢其章，彬彬君子矣。”这里的意思就更为明显，意谓文章作者应结合文意施用辞采，以使文章文质相附。类似这样的用法还有许多，它们都跟“雕缛”之意相通，是指创作上配合文意的营构篇体而言的，不仅仅是指铺写文辞。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子曰：‘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’”草拟辞命与文章写作同此一理，都需要经过反复认真的斟酌和修改，刘勰论文章构思意本于此。这样来理解“雕龙”也好，“雕缛”也好，它们原本都是以形象譬喻的说法借指对文章思理营构和形式的安排，只不过用雕龙、雕缛这类的字眼，相对文章写作而言更能突出其美文的性质而已，而就其实质来说，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表明的是作家的创作用心就犹如雕刻龙纹那样，需要细加斟酌和研求，以使文理精严、文辞精炼。

《文心雕龙》的书名，作为全书的题眼，它有揭明书中论文的基本原则的功用，这个论文准则就是以内容和形式完整统一为前提的情辞统一观。尽管对《文心雕龙》基本的论文指导思想，学界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，但是在各家的看法中还都把内容与形式相



统一的原则视为刘勰的基本创作主张,全书的这一基本观点在书名当中就已经体示出来了,对这一观点,人们的理解还是比较一致的,笔者在此不必赘言,但还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辨析:

其一,以“文心雕龙”揭示书中基本的论文主张,这是《文心雕龙》书题的应有之义,然而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“文心”属内容“雕龙”属形式,“文心”加“雕龙”体现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立意呢?这就涉及如何理解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的构成关系了。已有研究者指出“文心”与“雕龙”二者之间“是主从关系,不是并列关系”,^①这是从书题四个字的词序关系来看的,我们把“文心雕龙”理解为“文心如雕龙”,也是这样理解其中的词语限定关系的。既然是“主从关系”,那么其中的主项就应该是本书的正题,而作为附属的部分只能对主项起一种辅助说明的作用。“文心”是书题的核心词语,而“为文之用心”就是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来讲结构文章的,“雕龙”一词从属于“文心”,它说明作家的创作就像艺匠的雕刻龙纹那样,不仅需要用心地构意,而且还要精细地加以美饰,两者合在一起总的括指文学创作的整体构思。基于此,我们认为刘勰拈用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作为书名,本身就在题目中寓有内容与形式统一论的创作主张,没有必要再将其分为“文心”标著“内容”而“雕龙”标著“形式”。最近读到《〈文心雕龙〉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》一书也谈到《文心雕龙》书名,认为“‘雕龙’所指涉、针对的基本上是作品的形式,具体可从《文心雕龙》全书论文术(如结构布局、比喻夸张、声律、对偶及用典等)各篇进行研究;而‘文心’主要是就作品的意义阐释而言的”。作者把“雕龙”同俄国形式主义、布拉格学派、英美新批评、结构主义相联系,而将“文心”同现象学批评、阐释学、接受美学、读者反应批评联系在一起,认为“前

^① 李庆甲:《文心雕龙书名发微》,见《文心识隅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,第102页。



者注重对作品形式的研究；后者则注重对作品意义、意味的探寻。”^①

这种分析也有欠严整之处。我们知道,《文心雕龙》一书整体就是谈“文术”的,文体论部分各篇,都是从不同体裁写作的角度总结为文之道,而《文心雕龙》下编各篇则侧重理论上的总结。《神思》篇云:

是以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。疏淪五脏,澡雪精神。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,研阅以穷照,驯致以绎辞。然后使玄解之宰,寻声律而定墨;独照之匠,窥意象而运斤。此盖驭文之首术,谋篇之大端。

这里把整体运思及成篇的写作过程都视为“文术”,包括创作前的准备、创作中的构思、观念意象的组构和声律辞采的设施。这个文术施用的过程,也就是文心驰骋的过程,似不应该把“雕龙”理解为作品的形式,而仅把作家的审美意象理解为“文心”。《文心雕龙》创作论的最后有《总术》篇,它的内容只是在前面各篇的基础上强调了“执术”的重要性,本身并没有提出新的观点。这说明这一部分都是阐述“文术”之道,并非仅仅论文章形采内容才归于文术。

其二,对《文心雕龙》书名的含义,还有文章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:“‘文心’提示了全书内容的要点,‘雕龙’标明了该书形式的特点。‘文心雕龙’就是以雕镂龙纹般华丽的文句和精美的结构,去论说文章理论的根本问题。”文中把“文心”作为《文心雕龙》的内容,而把“雕龙”视为作者对书中内容的表述形式,基于这样的

^① 汪洪章:《〈文心雕龙〉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·导论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11~12页。



理解,文章作者认为该书的书名可以翻译为:“华美地阐述为文之用心,或者径译成:美谈文章精义”。^①把“文心”归于书中的理论内容,而把“雕龙”归于刘勰的阐述方式,这在语意上也并不连贯,因此这种理解恐怕不符合书题的含义。“文心”包含作家为文“位文意”而“练文辞”两方面的运思,这在《文赋》那里的用法就是如此。《文选》李善注解“余每观才士之所作,窃有以得其用心”说:“作,谓作文也。用心,言士用心于文。”如前所述,陆机谈自己作《文赋》的目的是要解决作家创作中出现的“意不称物,文不逮意”的问题,而赋文中分析创作过程也是以物——意——言三者关系为基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展开论述的,这表明作家创作用心就是一个整体的构思,是对创作环节的通盘考虑,而不是单指写作中某一方面的问题。刘勰以“文心”立题,自然也是采用这一用法的,“雕龙”用在书题里也是面对文人写作而言的,并不是刘勰自称以“雕龙”的手法作成了这部书。结合前面的论述,我们可以说“文心”与“雕龙”都是指作家写作的用心,它们各自也都包含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因素在里头。两者放在一起,指作家的创作构思既要组织安排缜美的篇体,又要选择精美的文辞,这是作家在整个创作构思过程中所要思考的问题,是写作成功与否的关键,所以刘勰把这视为写作理论的核心问题。刘勰用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把文章写作的核心问题标示出来,不就正形象而简括地将全书的主要内容及基本主张揭示清楚了吗?就本书的性质而言,书名言明它是阐述文章写作之道的,有的侧重体式的解说,有的侧重理论的概括。就作者的主张来说,书名显示出贯穿全书情辞统一的观点。以简短的四个字括示书中丰富的理论内容,这正是《文心雕龙》书名富有令人揣摩的原因之所在吧。

^① 藤福海:《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?》,《文史知识》1983年第6期。